

独具魅力的“中国最窄县城”

刘作芳

云南有两座地形极为独特的县城。一是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绿春县城,坐落在海拔1600多米的狭长山顶之上,最宽处约400米,而最窄处仅有30米,堪称“中国山顶第一城”。二是昭通市的盐津县城,位于海拔400余米的峡谷之中,蜿蜒两三百公里,被誉为“中国最窄县城”——峡谷岩城。

南北狭长的峡谷岩城,怎一个窄字了得!

在滇东北乌蒙大山的褶皱深处,朱提江(横江)将山峦劈开,造就了一道深深的峡谷,它像一条桀骜不驯的巨龙,蜿蜒北去,最终注入金沙江。峡谷两岸悬崖峭壁,形成“一线天”,特别是从老县城到沱湾鹰嘴岩的10余公里地段,尤为突出。盐津县城就这样坐落在绝壁谷底:吊脚楼悬空而建,钢筋水泥的支柱刺入激流、岩缝。峡谷最窄处,跨江的距离不足30米,最宽处不足300米,东西两边的高峰与江底的垂直落差达七八百米。在这里,山水相依相偎,交融交织,高山深谷的个性极为张扬。

挤压力道最为张狂的是吊钟岩和花果山,两山状若架在江上的石门(南石门),夹江对峙,互不相让,江水被迫抬升的厚度压缩了欲望的宽度,左右都没有拓展的余地了。在撒鱼沱电站蓄水前,吊钟岩下壁立千仞的老鹰滩上,春夏秋冬季节水落石出时,成百上千只浑身乌黑的老鸹成天在滩中的油汞石丛里游荡、聒噪。

另一处使劲挤压的要数北去10多公里的鹰嘴岩了,古籍文献称其为北石

门。两岸江面直线距离不足20米,只见峻峭的高山直冲霄汉,巉岩绝壁屹立万仞,雄昂高插,峭壁悬崖突兀奇怪、挺拔拔耸,巍峨屹立在东西两岸之间,犹如老鹰之利喙。谷底奔腾咆哮的江水挟裹着野性难驯的猎猎雄风,以摧枯拉朽的威猛在谷底翻卷白浪,腾起掀天气势。

在这一方逼仄狭长的天地间,人文景观却不少,譬如江右悬崖上有倚绝壁、下临大江的年余洞,洞内甚宽敞,曾供清咸丰年间的民众逃避匪围,洞外建有华丰寺;洞下临江的绝壁缝隙中有一条羊肠小道贯穿而过,当时,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队伍就曾在此地损兵折将;江左杉木滩西岸的岩壁上有一文化洞,清代学者杜梧冈曾在此开办文化书院,教授多年。据《盐津县志》记载:此洞清幽远俗,不亚于江西之白鹿洞讲学胜地,英才化育,如坐春风;文化书院往北有棺木岩,江流迅急,悬崖壁立,上出重霄,下临深渊。清末民初,岩隙还有累累棺木,塞置谷亭,为樊人遗迹。

晨雾起于江心,漫过几千年的“蜀身毒道”,漫过岩壁,漫过千脚人地的吊脚楼的窗棂,整座岩城便成了浮在峡谷两岸的屋景。七彩的民居错落有致,以柠檬黄为主色调的老街和坪街悬在崖畔,江边钴蓝色的窗棂映着江水的碎光在峡谷逼仄的穹顶下剧烈碰撞,顺着峭壁倾泻而下。吊钟岩崖壁上被风化千年的悬棺凿痕与霓虹灯共舞,樊人祭祀的鼓点与游客相机的快门声交响……

晴日,待到第一缕阳光洒在屋顶、洒在街心,已经是中午十一二点了,申

时未过,太阳就逐渐躲到西岸大山后面去,仿佛一位行色匆匆的旅人。当最后一缕光线挣扎着穿过峡谷的缝隙,盐津县城便被一层朦胧的薄纱所笼罩。

峡谷里升腾起一层青色的雾,带着几分神秘与静谧,缓缓地弥漫开来,渐渐将两岸峭壁的倒影晕染得模糊不清。窄窄的江水轻缓地流淌,宛如一条明亮的带子,在这朦胧的黄昏中闪烁着微光。

在阴天或雨天时,雾笼罩峡谷是司空见惯的景象。湿气终年弥漫在峡谷,无端增添了人们肌肤的水色,让肌肤显得美白嫩滑。

谷深天小,连月亮也光顾得很迟缓。起初,只能感觉到它朦胧的光,给这薄纱又添了一抹梦幻的色彩。不知什么时候,它忽然出现在山上,就像从山上生长出来一样,是山的一部分,宛若一块发亮的云母石。山是墨一般的黑,陡立着,倾向江心,仿佛就要扑跌下来,而月亮从山顶上顺着直立的深深谷壑,把它那清冽的光辉直泻到江面,像一道道瀑布凌空飞降,又像一匹匹素锦从崖壁上垂挂下来。

月光洒在古老的盐津县城里,给那些斑驳的石壁镀上了一层银边。墙头上的青苔在月光下显得更加翠绿,仿佛是岁月留下的印记在发光。偶尔有夜鸟飞过,划破了这寂静的夜空,只留下一串清脆的叫声在峡谷中回荡。

街市上的夜晚是热闹的,虽狭窄,但人流不绝、车流奔涌,闹市区子夜过后依然霓虹放彩,烧烤摊上人气爆棚。

雨后晨晴,站立于财富广场临江一侧,凭栏远眺,江天一览无遗。南望凤凰诸山,远峰环峙,玄武狮山匍匐饮江,秀屏翠列锐铍相映,凤山晴岚流光溢彩,渲染漫川迷蒙。东风大桥如虹跨江,吟唱天堑变通途、历经六十载风雨的凯歌,崖壁左边,千脚插地、高低错落的楼宇群奔眼底。对岸的吊钟岩遮天蔽日,耸立眼前;峭壁屹立,上插云霄;岩隙杂生灌木百草,长年碧绿。江堤对岸的老鸹磧已被江水淹没,偶见群鸦聚集翻飞,曾经能容纳千余人躲避战乱的赵家洞也在修建盐津至水富的公路时被淹没,包船舱的影子也已消失在历史烟尘中……往北望去,江流湾环,断层岩横亘在目。

雨季来临,暴涨的横江将吊脚楼变成“水上蜂巢”,居民踩着悬空铁索桥往来穿梭,晾衣绳上挂着的碎花衫和救生圈在风雨中飘摇。这座被地质学家判定不宜居住的城池,却在千年间孕育出独特的生存美学——当江水漫过三四层楼高的水位警戒线时,孩童们仍在彩虹阶梯上追逐嬉闹,仿佛悬崖与激流不过是生活必要的注脚。

自民国六年(1917年)建县以来,曾三迁县治,初始在江右上滩;1931年后洪水席卷上下滩(俗称水打老街),迁至江右官田坝;21世纪后再北迁至江左的黄葛槽。

谷底两岸居住着万千人家,空间逼仄狭小。两侧高耸的山崖犹似铜墙铁壁般凌空高蹈,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临江的吊脚楼一半嵌进岩畔,一半

悬在江心上空,依靠柱子支撑,这些房屋一家紧挨一家、一户紧挨一户,沿着河岸不断延伸。有的房屋甚至有负四楼、负五楼,来到街面上,往往已经是四五楼了,再往上重叠四五层甚至更高,充分利用有限空间。

内昆铁路的隧道宛如地龙般穿山而过,列车驶过时的震鸣声贴着居民楼的玻璃震颤,列车载着现代文明的呼啸声冲进峡谷,惊起谷中百鸟振翅掠过水面。而最令人震撼的,是纵贯城底1800余米的盐津县城隧道——这个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建设,圆梦于21世纪初的工程奇迹,让峡谷岩城成为了全国最早拥有“地铁”的秘境之城。

当绿皮列车和褐色的货列呼啸着从谷底隧道穿梭而过时,会呈现出堪比宫崎骏动画般的奇幻场景:车头喷吐的蒸汽与江雾交融在一起。列车时而从晾晒腊肉的阳台下飞驰而过,震得竹竿轻颤;时而紧贴着某户人家的雕花木窗,乘客与主妇隔窗相望的瞬间,彼此都能看清对方茶碗里蒸腾的热气。最惊险处,火车从杨二嫂家的串架瓦房屋顶飞驰而过,屋脊上的那只早已不带崽的花母猫,也斜了一眼拉扯着长长的身子快速远去的绿色长龙。它早已习惯了这种地动山摇的震颤和声调高亢的汽笛,依然不管不顾地眯着眼,继续做着它的春秋大梦。

汽笛,在寂静的峡谷中回荡,仿佛是来自远古的呼唤。

习惯了火车穿行的节拍,哪怕深夜来访,任尔地动山摇,我自美梦连篇。

梅家河的引渭灌溉变迁史

李志明 文/图

梅家河引水灌溉工程,是永善县莲峰、黄华两镇人民盼了几十年的愿望。该工程从2020年9月21日开工,到2023年3月完成大坝封顶,目前莲峰段的左干渠管道正在施工中。

永善县天星坝水库坐落于莲峰镇六井村下小河的梅家河段,是永善县境内库容最大、投资最多、灌溉面积最大的水源工程,是一座兼顾人畜饮水和农田灌溉的中型水库;总库容2555万立方米,水库正常蓄水位2059.9米,大坝高87.8米;输水工程主要由输水隧洞、左干渠管道和右干渠管道组成,全长65330米;水库设计年供水量1893万立方米,主要解决黄华镇和莲峰镇15个行政村的耕地灌溉用水及人畜饮水,水库建成后可满足1.7万人、4.1万头大牲畜饮水和13.01万亩农田灌溉用水,有效推动区域内水资源合理配置,提升流域防洪能力,为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增进民生福祉、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水动力”。

左干渠管道从米田村老米寨的“水隧管道”出口处接到万和村,约6万米的起伏管线道。管道直径0.7米,到米田村民委员会下边的三交界处就变径为0.53米的管道,现在正在焊接和埋填中。

莲峰、黄华人民多年的梦想终于成为了现实。20世纪50年代末,两镇就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开挖梅家河大堰,因当时没有开凿的机械设备,主要是依靠村民用锄头进行挖掘。人们从板板厂(梅家河的源头)起堰头,为了翻越石垭口,便抬高了取水点。当时,劳动力非常紧缺,老少妇孺都要参与到建设中去。因同时期还创办有双河铁厂、修莲峰水库和长海水库,所以莲峰辖区的劳动力几乎都投入到了梅家河大堰上。

数千人苦战了两年时间,才把主干道明堰挖通,又经过一段时间的修整和浆填才通水。但因修沟渠的震动导致堰头上的水产生了10多米的落差,增加了筑坝成本,不得已只得放弃了引用梅家河水源的建设工程。

直到2020年,引用梅家河水的建设工程才又启动,从梅家河下游的小河上筑起大坝,建造成中型水库,起名天星坝水库,又名引渭工程。现在,天星坝水库储存

的不只是梅家河的水,而是以梅家河为主流,将相邻的五道河、大沙坝等多条溪流之水全部拦截。

引渭工程横穿整个米田村,跨越南林、文潭,接陆家垭口的原左干渠直至万和村收尾。左干渠管道受益行政村有狮田、米田、新店、南林、文潭、松田、万和村,承担大部分区域村民生活和灌溉用水。右干渠主要解决黄华镇黄坪等村的人畜饮水及部分农田灌溉。曾经,莲峰、黄华二半山山区的稻田属于“雷响田”。一般情况下,从清明节开始浸泡谷种撒秧就要天天有专人看守田水,如遇春旱,河沟里的山溪水不够供秧田用水,村民之间因争抢田水而发生冲突的情况时有发生。此外,要直到端午节前后才能完成插秧,收成极不稳定,典型的靠天吃饭,且村民因此而产生的矛盾纠纷日益增多。鉴于此,相关部门拟定了“水规制度”,按生产队的人户和稻田面积大小编成“水轮子”,按小时计算,直到雨季来临才拆销“水轮子”。现在就不一样了,“水规制度”更优化了,群众的素质也提高了,人畜饮水已基本得到满足,至于农田灌溉用水,指日可待。



建设中的引渭灌溉工程。

龙树河，内心深处的记忆

牛文炬 文/图



美如画的龙树河。

在我的记忆深处,总有一条河,像一条灵动的丝带,缠绕着我对老家的所有眷恋与思念,成为我心中永恒的诗篇,承载着我童年的欢乐、少年的憧憬,以及对故乡深深的热爱。

她就是发源于鲁甸县水磨镇猫鼻子水库,流经水磨、龙树、新街等地,最后流入昭通渔洞水库的龙树河。龙树河弯弯曲曲,真可谓“九曲十八弯”,像一条长龙蜿蜒在龙树大地上。

清晨,漫步于河岸,河水潺潺流淌,宛如大地脉络中跳跃的音符,宁静中透着几分神秘。轻纱般的薄雾轻抚河面,为河面披上了一层幽深的面纱。阳光透过云层,洒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如同星辰点点,闪烁着大自然的晶莹瑰宝。

河畔两侧,是碧波荡漾的稻田与错落有致的村舍。微风轻拂,稻浪轻摇,与潺潺水声交织成一首动人的田园诗。远处山峦层叠,与天际云霞交相辉映,倒映在河水中,犹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卷。

春天,龙树河宛如一位温柔的少女。岸边的柳树抽出嫩绿的新芽,细长的柳枝垂在水面上,随着微风轻轻摇曳,像是在与河水低语。河面上,冰雪渐渐消融,河水潺潺流淌,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宛如大自然奏响的乐章。河水里,水草开始生长,嫩绿的叶片在水中柔柔地摆动,可爱的小鱼在水草间穿梭嬉戏,好像在玩捉迷藏。幼时的我常常和

小伙伴们在河边追逐打闹,看着河面上泛起的层层涟漪,心中满是喜悦。

夏日炎炎,龙树河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处水上乐园。阳光炙烤着大地,河水却依旧清凉。人们聚集在河边,畅玩游戏,尽情享受河水带来的清凉与欢愉。河岸蝉鸣阵阵,为炎夏增添了生动的乐章。每到傍晚,夕阳的余晖洒在河面上,波光粼粼。小时候,记得大人们常在河里举行游泳比赛,矫健的身姿在水中穿梭,溅起一朵朵洁白的浪花。我们更是玩得不亦乐乎,光着脚丫,在小河里嬉戏。夜晚,月光洒在河面上,仿佛一条银色的绸带。萤火虫在夜空中微光闪烁,宛如繁星点点。人们坐在河边,聆听蛙声虫鸣,感受夏夜的宁静与美好。

秋天,秋风送爽,龙树河静谧如镜,映着天空的蓝。河岸旁的树叶由绿转黄,飘然而落,如彩蝶飞舞,河水更加清澈,倒映着两岸美景,如镜中花、水中月。稻田里,金黄的稻穗沉甸甸地低垂着,向大地致敬。农夫忙着收割稻谷,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河畔,候鸟迁徙,短暂停留后,又踏上南飞的旅程。

冬天,龙树河沉静深邃,河水在寒风中缓缓流淌,偶尔泛起一层薄雾。当凛冽的寒风吹过,河面渐渐结起了厚厚的冰。整个河面变成了一片欢乐的天地。远山银装素裹,宛如仙境。冬日的龙树河,虽无春之生机、夏之热烈、秋之丰收,却有着它独特的沉静之美。尽管天气寒冷,但我们的笑声却在河面上回荡,温暖了整个冬天。

龙树河,不仅是一条河流,更是龙树人民的母亲河。她见证了龙树镇的进步和发展,也见证了这里人民的幸福生活,承载着人们的梦想与希望。在龙树河的滋养下,龙树人民在此繁衍生息,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着美好生活。无论是田间劳作的农夫,还是工厂中的工人,都与龙树河紧密相连。龙树河的水,早已融入他们的血脉,成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龙树人民带来了幸福安康。

龙树河,是龙树大地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是每一位龙树游子心中永恒的眷恋。无论走到哪里,龙树河的美丽与温柔,以及那些美好的回忆,都将永远铭记在心。



贯穿水磨镇的龙树河。